

訂正
尊攘紀事補遺

岡千仞著

第一冊

リ 5

432

5



鹿門岡千仞著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

東京 鳳文館



門5
號492
卷54

尊攘紀事序
宮城岡君天爵強識多聞仿通鑑紀事本末之例著書以紀國
故始嘉永癸丑迄慶應丁卯凡十五年四十篇命曰尊攘紀事
蓋取尊王攘夷之說而名也行有年矣天爵乞予序之日本沿
古封建制伊三諸侯之中又有所謂大將軍者為君藩長天皇位雖尊然惟大
將軍乃得專決國事號稱幕府文祿慶長之際德川氏秉政天
皇恭己以聽虛擁神器幾三百年至嘉永中西洋英俄美先後
叩關乞互市兵威強盛大將軍不能拒於是鄰藩水戶氏倡攘

伊5
門
號492
卷54

尊攘紀事序中國限中國之河以夷州無文字史伊東翁撰
宮城岡君天爵強識多聞仿通鑑紀事本末之例著書以紀國
故始嘉永癸丑迄慶應丁卯凡十五年四十篇命曰尊攘紀事
蓋取尊王攘夷之說而名也行有年矣天爵乞予序之日本沿
古封建制度諸侯建國七十有三其後分多至二百七十餘而
諸侯之中又有所謂大將軍者為羣藩長天皇位雖尊然惟大
將軍乃得專決國事號稱幕府文祿慶長之際德川氏秉政天
皇恭己以聽虛擁神器幾三百年至嘉永中西洋英俄美先後
叩關乞互市兵威強盛大將軍不能拒於是鄰藩水戶氏倡攘

尊攘紀事
卷之五
三

鹿門四千何著

東京 鳳文館

尊攘紀事補遺

夷之說士夫左袒鬪然一辭欲以奪將軍柄而德川氏不悟遽起大獄激怒之適以速覆亡之禍內訌外沮迫脅無聊卒乃稽顙歸政奉還大權成其為尊王之局雖曰人事實亦天運使然莫之為而為者矣私獨恠當時士大夫以尊攘為名氣銳甚既擯德川氏不用意必掃境攻戰盡反幕府所為申大義於海內乃不旋踵明治改元即舉向所攘斥者一變而悉從之而水戶之論絕不復聞推移反掌何其速也然則夷不夷亦因心之異視已耳於人國無與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義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知夷狄無定名定形褒譏予奪

一本政教而言非謂舍已以外綜地球七萬里而皆可禽擾獸畜也史記大宛列傳載安息在大宛西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費用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為書記以證今日歐羅巴事甚明而後漢時之大秦即今意大里史稱其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銀錢十當金錢一質直無二價國用富饒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定遠侯班超嘗遣掾甘英往通之不能得當其時羅馬并兼歐土廣制萬里政教號令郁然可觀浸與漢

家冠帶比倫矣况更千數百年間殊勢異變益務強兵并敵雜
霸王假仁義以修盟會若今西國者哉是以君子鑒往矯失將
善謀其國懍懍焉慎固封域舍己短益彼長不敢輕喪所守亦
不欲賤簡他人以詒釁端庶幾乎保邦常道天爵著書或亦有
見於是歟至其文詞健快如水溢雲涌馬逸不可止自謂必傳
無疑天爵既已知之矣予又何言

大清光緒九年癸未二月遵義黎庶昌序



次得函鹿門所著考據記事一法後
不覺拍案稱快歎矣蓋非此子
之為快快其能之而余以之言也鹿門
少於余廿歲然歷觀世故則同未嘗
以煇物蒙罪林不獨舊日吉田以藩不出
城門者數年矣時花門遊學四方
或在江都或宗法年泛交天下英
俗士故其所目擊親聞反多於余其

或於懷樓於心或怒或喜者亦必不
少也夫幕府之未造實為天下一大
變局內而多事在之無生人故可
為之可歎可怪可哀者歷歷如指
所記傍觀者不忍坐視慷慨激昂
之口乃語已隨其後迂愚如余亦不
免禁不緘口可笑也鹿門蓄其所懷
恨懣結乎書者今舉皆洩之

於此書故其快不可言也吁余亦嘗有
志于作一書以記當時事而未果今
讀此編則盡釋而無遺復何勞老
猶杜茅耶但其議論非無一二不滿
吾意者然合者固多不害生為同焉
將見見花門舉一太白加員此書之
成也

明治十五年九月初五日

湖山小學原法時序六十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緒言

一余嚮刻尊攘紀事。以與坊間諸書紕謬錯出者。稍異其撰。傳播四方。而與及當時者。病其多遺漏。乃每得一異聞。編輯為篇。得十六篇。乃命曰補遺。付刻問世。

一魏默深聖武紀。經三刻始為完書。余於是書將續續追補。至無一遺漏。而後嚴加筆削。為完書。觀者幸指摘謬誤。或逸事可補者。私乘筆錄。可以供採輯者。賜投示實為素望。

一此編紀米使要請。取彼理日記譯本。紀俄國蠶唐太始末。取官撰柯太概覽。紀槽月照西遁。取小河

一敏手錄紀浮浪唱義取清川八郎潛中日記小河一敏義舉錄紀大和之亂取初秋夢南山踏雲錄紀水戶浮浪西上取加藩館撰書紀薩長二藩釋怨取坂本龍馬傳紀復古王政取岩倉大久保二大臣行狀其他猶有數十種間交得于傳聞者編為四卷

明治甲申五月

岡 千仞誌

訂尊攘紀事補遺目錄

卷之一

米國使艦入浦賀

俄國使艦入長崎

約米國開下田函館二港給欵之物貨

卷之二

吉田佐久間二氏下獄

約俄國唐太悉仍舊貫

俄人蠶食唐太

僧月照遁薩摩投海

浮浪唱義

卷之三

島津久光入京奏時事

島津氏護大原卿東下

親征中止

浮浪起兵大和

卷之四

水戶浮浪遁圍西上

竹內小出使俄國論唐太疆界

坂本龍馬和薩長二藩

幕府奉還大政朝廷置三職議德川氏處分

正訂 尊攘紀事補遺卷一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米國使艦入浦賀

森保定曰香山
島稱與乃格為賤
史此事委一賤吏
了局者何也

嘉永六年六月亞米利加合衆國軍艦四隻駛入相
摸浦賀鎮臺戶田氏榮遣屬吏香山中嶋二人問狀
曰米國海軍督將彼理奉國書請隣交通商見重官
達國命二人諭我國長崎以外禁外艦進港彼理令
屬將答曰我大統領命督將奉國書使貴國不欲與
位卑者交言直詣江戶見國王達使命下哨船測量
海口發大砲張聲勢殺氣凜然氏榮告測量發砲爲
國禁曰測量發砲米國軍律貴國安得以國禁遏我

軍律乎。氏榮恐生變。告曰。得政府旨。以復請。緩進入。三日。乃陳狀曰。彼不得所請。立生大變。請權受國書。閣老阿部勢州會宗藩及諸曹議之。議論紛然。無所統一。是時水戶中納言名望重天下。得罪幽別邸。勢州奉將軍旨親往。請起參大議。辭病不見。苦請至夜。乃出見曰。力病奉台旨。翌日入見。與閣老及諸曹議。拒絕方畧曰。不一戰。以折彼驕傲。則國威挫屈。無復可爲。意甚決。諸曹枉爲說曰。權受國書。遷延答期。待戎備稍整。而後戰。於是受書議決。令香山告曰。政府重大國使命。特發重官受國書。浦賀禁外艦進港。他日來長崎取答書。彼理怫然曰。米國發重使。請隣交。

以姑息始之。以姑息終之。

非荷蘭漢土比。吾不獲政府要答。則有一戰而已。香山曰。政府發重官受國書。一如所請。而猶爲不足。何故。彼理和顏告國書授受禮式。氏榮恐生事。一順適彼意。且令香山私曰。留此待答乎。彼理不敢答。於是測大砲可及之地。定九里濱爲兩國接見之地。急築館舍。晝夜督作。本日會津彦根川越忍四藩嚴兵備海陸。彼理進四艦。距岸數町。分軍隊爲二。一備艦上。一自隨。曰。彼若設詐誘我。則列砲齊發。殲之一擊之下。駕哨船上岸。艦上發祝砲。校將揮白刃。令軍各隊整列。簇擁入館。館隘。遏衛兵進入。不聽。戶田井戶二官出迎禮揖。彼理不敢答禮。直就賓位。二童子捧國

無礼不遜。至此。

小野湖山曰當時
江戶驚駭實如鼎
沸余輩亦在其間
慨然欲一戰以折
彼驕傲至內海測
量之日實不堪痛
憤

書。二壯夫介之。授受儀了。二官書告曰。此地禁延外人。政府特重大國使命。屈國法延使者。所請各件。廟堂大議。非時月所能決。他日再度取答書。彼理曰。去此歷觀琉球廣東。明春再度入江戶城。見貴官陳使。命受答辭。氏榮曰。再度之日。止此四艦乎。曰。是行在琉球。待艦隊尾來。未至。故止四艦。氏榮問漢土兵亂。不答。整隊而退。衆意稍安。是日海陸衛兵數萬。旗幟翻風。兵仗耀日。彼不以為意。直駛四艦。至本牧下。哨船測量。氏榮大驚。遣吏詰問。傲然曰。明春再航。不得所請。則有戰而已。故測量列艦隊之地。吏盛氣責其。忽國禁。笑曰。督將業既上國書。表懇親貴國。豈可沮。

我測量行艦之地乎。更進數里。止艦望見大森品川。知為大城外郭。曰。渠已受國書。妄加暴橫。使國人憤激。非謀也。乃反艦。過浦賀。見香山中島諸人。謝厚意。直出海口而去。彼理在浦賀。僅十日。閣老諸曹。深恐激變。甘為彼所恐。喝破大禁。受國書。贖彼所望而去。書凡三通。一為大統領上政府書。曰。我亞米利加合衆國。隔大洋與貴國相隣。若駛走汽艦。則可十八晝夜而達。我國雖新造。生齒日繁。貿易日盛。貴國能開海港。通關市。其為國益不細。若為不可。則試行數年。無益而後止。米國捕鯨船及商船。航漢土者。或遭颶風。或絕煤炭。漂至貴國者。無歲無之。而貴國虐待無。

人理切望除此舊法。一加給卹。以盡善隣之義。一為委使人全權書。曰彼理有才有識。我所一心委囑。貴國大臣與之議定。交信通商章程。一為彼理上政府書。曰歐人檢出米國。實為歐人始航貴國之時。爾來四方移住。今為殷富大國。貴國間大洋為隣域。而無故讎視我國。非保長久之道。故彼理仰國命。謀與貴國結交際。開兩國人民之公益。唯兩國講好事體。極大非一朝所議決。明春再度陳懇。欸此時太平年久。內外忘兵。而一旦有此警急。命諸藩發兵。戍沿海。朝野驚愕。不知所出。水戶中納言專主拒絕。諸曹一意恐怖。枉為之說。受國書中納言作書論陳。不可和十

所謂固有一理。唯要以兵豈可無所報乎。

河野通之曰當時余年少微聞此事。試思使勢州能斷則成出何等事。

事。勢州不能斷。是月廿二日。德川家慶薨。家慶深憂外難。臨死囑諸老曰。水戶中納言用心當世。一切外國事務。委水戶氏處分。七月會列侯。示三通國書。且諭曰。國法禁近外人。前日之事。出于一時權宜。不可以為常。彼書所要請。皆家國大事。宜各陳所見。窮論得失。無有忌憚。於是列藩競論防禦方法和戰利害。或謂絕彼請則不得不戰。戰則兵備不整。彼再度要決。答遷延期日。待武備畧完。而後掃攘。或謂統御不得其人。則衆心不一。若委一切海防事務。水戶中納言則紀綱一新。士氣振起。何患外難之為。或謂一朝許彼請。則英法諸國各倣其所為。陸續來請。國力有

限要求無厭。嚴絕彼請。無遺悔他日。或謂講好通商。國法之所禁。但撫漂民。給薪炭二事。許彼所請。以探海外動靜。或謂幕府職征夷。一旦怖彼呵喝。許所要請。失職無甚焉。請大舉掃攘。挽回頽風。更張國勢。尋諭曰。衆議雖有異同。其要歸和戰二字。顧邊防未整。兵備未完。未可妄開釁端。彼明歲再度。姑以婉辭弭之。唯彼以暴威來迫。勢不可不應。宜用力實地。抑忠憤。蓄義勇。莫污國體。於是築七砲臺。品川海。命江川英龍鑄大砲。宥高嶋秋帆授砲術。下曾根佐久間諸氏亦集。徒授大小砲。火器盛行。儒生劍客。爭論國事。天下騷然。八月薩藩報曰。米艦繫泊琉球。乃囑荷蘭

森曰見盜素詢復何及

人在長崎者。告曰。將軍新薨。嗣君未行承統之禮。明春再度不復暇。決答。請更期年月。彼理書答曰。將軍生死無關兩國之大事。航度之日。見宰臣而取決答。語左右曰。向日本答俄人。亦以將軍喪。日本用漢土禮。喪服限三四月。此托名國喪。延誓答期而已。豈可為彼所欺罔乎。

海外各國以通信交商。要請我始于此。是秋余巡視相房海岸。至浦賀。見香山中島諸人。聞其說。汽艦運轉。火器精妙。眇視我國。如不介意者。然愈知字內大勢。一變而我邦孤立。東海竟不免此患也。先是水戶烈公。慨我狃昇平。忽武備。鑄大砲。修戎

木原節夫曰尊攘二字實出于水戶

此篇以烈公起論
此作者三致意者

具將以是率天下。一洗太平游惰之習。藤田會澤
青山豐田諸儒著書專說神聖國體冠萬國。指陳
時弊痛斥外夷。而米艦入浦賀。其所要請如諸儒
所擬議。時論歛然。宗其言而烈公解幽閉參大政。
藤田戶田諸賢輔佐烈公。天下想望風采。皆曰國
家治亂安危一繫公之進退。公亦慨然以天下自
任。宏謨碩畫將有所出。群小不便讒謗紛起。遂逮
浮浪儒生論國事者。鍛鍊細故起大獄。株連宗藩
列侯。人心離散。內訌外懼。叛亂四起。繼以滅亡。嗚
呼。使幕府終始依賴斯人。仗宗戚之重。養天下之
望。則不至內外武備如此。萎然天下政綱如此。陵

重野成齊曰論得
當日情形宛然在
目

夷一旦緩急。舉其所素養。文武諸士任之。天下之
事則不必至狼狽失措。取侮海外如此太甚也。及
一朝事急。始解幽閉。既已無及而起之。不盡其用。
黜之。不以其道。此自壞萬里長城者。如之何不釀
其亂而速其覆亡乎。噫。

俄國使艦入長崎

是年七月俄羅斯軍艦四隻入長崎港。旁近諸藩發
兵備之。遣吏問詰。曰俄國使臣布恬廷奉國書有所
請。是時米艦發浦賀。朝野始為貼席之念。忽得是警。
人心恟恟。乃命長崎奉行受書。書副漢文荷蘭文曰

俄國皇帝欲與貴國講好以福兩國人民俄國叛圖跨三洲固無意廣疆土唯福兩國人民非劃定疆界則不可請貴國與使臣議定北陲疆界使兩國人民各保其堵安其治俄國船艦往來亞米利加屬地及東薩加者必經貴國洋海請為俄國開一二港使得繫泊船艦購求薪炭食料布氏亦書請曰疆界一事非面議不悉事情請至江戶見重官議定是事幕府命筒井憲川路聖謨赴長崎見俄使會松前藩報俄國軍艦入唐太久春古丹發砲上陸官吏奔竄發兵守宗谷衆議紛然乃先告將軍新喪不暇外事布氏留書而發曰國書已陳大意貴國北邊曠漠不及今

姚文棟曰唐太我國呼為庫頁國本為羈縻之地不知何時屬日本日本稱唐太增言唐來太島也

河野曰當時以是為國法自今而追思不知何心

定疆界則移住俄民造家屋營產業勢不得不與貴國開釁隙擇捉俄民所漁獵而貴國人民肆然來住唐太土人請屬俄而南一隅貴國人占居貴國劃定何地為疆界貴國設法禁通商外國船艦入海港者給薪炭糧食不取其價方今航海盛開船舶往來歲多一歲苟以此法待外國船艦雖盡國入恐或不給盍公然許外國通商有無貿易以資其利米國北陲及東薩加皆屬俄國船艦往來必經貴國洋海宜為俄國開江戶近海及東北一二要津以許繫泊船舶購求物品使臣將與貴國大臣議定此數事設條約令兩國人民有所遵守請擬議各條以待再度之日

十二月筒井川路二氏至長崎。四艦亦至。乃見布氏。授答書曰：兩國古來各土其土，民其民，互不相通問。今定疆界，當先按圖籍檢地理，確有證據，而後分割。兩國所屬，此非一朝所能辨。互市通信，我國法所禁。今夏米國亦發使請是事，今也。宇內大勢一變，不可拘泥舊法。然而許貴國拒米國，固為不可。若許貴國及米國，則萬國並請，殆非國力所能給。且改祖宗舊法，且與列藩熟議，奏朝廷，以仰皇帝勅裁。而將軍新立國事多端，請待三四年後，自我報答。布氏就書，反覆論難，陳奉使大旨。聖謨因答書而對。布氏怫然曰：俄帝委臣使命全權，而二君所論，不出答書。有赴江

安達清風曰：以皇帝勅裁，俄國而橫濱事不一語及之者何也。

戶與大臣論而已。二氏問故曰：千嶋古來屬俄。聖謨曰：千嶋屬我，近為貴國所占據。貴國兀良印論國境，以得撫為間地，禁兩國人民之占居。故我守是約，以擇捉為千嶋東境。布氏曰：兀氏非政府使臣，其言不足以為證。五十年前，擇捉實屬俄。聖謨曰：若論其舊，雖東薩加亦我屬地。且國書不及擇捉，而閣下強辯如此。我恐國人傳是事，憤怒讎視貴國也。且國書曰：俄地跨三州，不欲益地。而今也，率軍艦入唐太，如畧人士。然僕不知何故。布氏曰：久春古丹唐太要地，而貴國人住此者，僅僅廿名。我國深慮外人畧有此土，故發兵備之。非有他心。唯事在使臣發國以後，故國

本原曰：駁擊不留餘力，是少吐吾氣。

書不及是事。切恐此輩一旦居住漸重，離土遂開兩國。釁隙此使臣之所以請速發大臣，按檢地理一定疆界也。聖謨曰：此事非議列藩奏朝廷，以待勅裁則不可也。待廟議一決，自我報答。布氏曰：唐太屬日本，限何地。聖謨以荷蘭輿地圖劃五十度為日俄疆界。答曰：唐太南半島屬我。布氏曰：貴國人所來往限南一隅，俄人新就南地開石炭壙，不可舉南半島屬貴國。且地有山河犬牙相接，非就實地而議則不可也。二君盍附乘瀛艦往檢地理，分割山河以劃日俄屬地。如此不出旬日而事決。何待三四年之為。聖謨曰：重官不宜輕自進退。曰：貴國已知時勢一變，舊法之

不曾知彼着手於此而猶曰我土幾何不為彼所侮素

難得有九唯如非口舌所能奪何

不可拘。而曰待三四年使臣所不解。聖謨曰：貴國嚮猾我北邊，閔寂五十年而今難待三四年何也。曰：方今瀛艦凌逆風，火器碎堅城，冰海夜國無地不可航。貴國表立東海，猶欲脫然獨異。如五十年前乎。使臣將別有所論。既而書陳曰：貴國四邊環海，巖岫錯立，狂風激浪，輒壞船艦。故外人不取近。今也機工日開，製瀛艦測量天度，往來萬國互講隣交，而貴國鎖海港絕外交，不知變通。適時外人恤貴國漂民，萬里護送而却之不受，外人毀船艦危性命。此人理宜救濟者，而拒之不近，讎視禮義之國，頑然自是。以此俗處此世勢，不得不開戰端，而貴國不見干戈二百年武

備解弛沿海砲臺無一足戰船隻脆薄無一足用若使歐人率一二軍艦衝要港扼咽喉之地則國內運漕路梗立逼危難不知貴國何備以防之凡富國土在開海港通貿易我之請通商非為貴國之不利將為貴國立富強之基也凡經國土定疆界所以護兩國人民我之請劃疆界非為貴國之大害將為貴國除爭戰之端也言頗適切二氏唯曰答書已悉至江戶見宰臣不能動一字布氏不敢迫正月四日饗二氏本艦觀漁車模形及艦卒鍊兵水子攀檣且曰貴國他日許外國通商隣交宜以俄國為第一所許外國一切權利宜首許俄國二氏亦掃館盛饗二氏觀

安達曰彼揭此圖亦恐策畧

本原曰振衣論極銳所當皆碎

艦室所揭輿地圖判唐太五十度為日俄疆界乃與書曰唐太南半島屬我雖歐土地圖亦然廿八日留書而發曰兩國論國界豈可以坊間地圖為證乎且度數屬天非就地而畫者山河形勢豈可以度數分割乎使臣奉命貴國實委專對特權今貴國不委專對特權二君千言萬語皆屬無用使臣將航北海親檢地理再詣江戶見諸大臣受決答請二君報是言嗚呼武備之不可不嚴如斯也歟夫俄米無所擇於我也而川路氏接俄於長崎反覆國命不毫假借彼雖銳意申請亦不敢加無禮此亦完敵國體面者矣若夫林氏接米論一延見地而猶不可奪

及其館接橫濱未及措辭為彼所一言喝破至舉
 祖宗大禁許之一接面之下此殆蔑國體者矣蓋
 長崎有黑田鍋島二氏壯砲臺嚴兵備大村松浦
 唐津諸藩犬牙棋峙一朝有事十萬兵可立具故
 俄在敵圍中有所反顧不至如米艦在內海輕蔑
 凌暴無所不至也江戶海實為我邦咽喉而延袤
 三十里非有壘壁可以據而抗外艦如黑田鍋島
 於長崎故米人一見眇然曰此可以威兵逞素謀
 也一言忤彼意輒以用兵啗喝幕府亦知無可以
 戰戒林氏開釁端已不能戰此有許其請而已曩
 使幕府以江戶為根本之地壯砲臺嚴兵備盡旗

安達曰振衣常說
 日本海國無所用
 陸軍傾全國兵賦
 編海軍可也亦一
 論

下八萬兵力備不虞為可戰如黑田鍋島二氏於
 長崎則米人亦又有所反顧不敢加無禮如俄之
 於長崎也必矣武備之不可不嚴如斯也歟抑方
 今五港外艦之所輻輳而欲壯砲臺嚴兵備如黑
 田鍋島二氏盡藩力戍長崎之時而不可得吾恐
 後視今猶今視古也

按日本史蝦夷傳多叙蝦夷猾輿羽且其所載止
 白河朝永保三年與今蝦夷無所關涉也余曾考
 書傳參所聞畧得要領曰蠣崎氏畧有蝦夷全嶋
 奉貢物大坂豐太閣大悅賜金印曰世主其土而
 蠣崎氏政令所及限國後擇捉面北一方直接地

樞。古來邦人未曾窮其地。俄人已畧西伯里。始搜索此間嶋嶼。其始至東薩加。實在延享寬延年間。後約土人。歲獻獸皮。置官舍。派吏胥。畧有旁近。二十一嶋。寬政四年。護漂民來根室。請通商。幕府遣石川村上二監察。賜物給信牌。曰有所請則來長崎。蓋謂彼難海路遼遠。必絕望於我也。是後航得撫擇捉。勢漸駸駸。乃遣渡邊大河內三橋三吏巡察邊海。愈知邊備不可忽。收蝦夷東南部。置官舍十所。命南部藩守根室。國後擇捉津輕藩守佐原許士人移住。造船艦便搬運。近藤守重最上德內諸人巡檢全嶋。開拓之議盛起。享和元年松平忠

本原曰。嗚呼。是林于平之所以有三國通曉也。抑樂翁天下名相。有此姑息處分何也。

明行西部。石川忠房行東部。忠明命屬吏中村高橋二人。巡行唐太。中村行東岸百五十里。高橋行西岸百六十里。以糧盡還。曰。愧古丹以北。窟居野處。漁獵爲業。種類不一。常與滿洲貿易。自稱曰愛儂。風俗與我蝦夷相類。特以政令不及。故淪殊俗。二年始置蝦夷奉行治箱館。文化元年。俄國使艦帶信牌來長崎。奉國書。請兩國通商。長講善隣之義。鎮臺肥田成瀨二氏。中國法却之。俄使憤甚。至東薩加謀守官。發米屬地商會船舶。寇唐太。火稅舖。掠奪金穀。尋寇擇捉。南部藩防戰。以焯藥盡遁歸。秋田津輕南部鶴岡四藩。發兵守箱館。命參政

堀田正敦大監察中川忠英出鎮。俄人還囚虜。告曰。貴國待我使艦無禮。故蹂躪北疆。觀我技倆。貴國不許我請。則我且畧擇捉唐太邊警。薦臻東北。騷然。乃移封蠣崎氏陸奧梁川。大修邊備。五年命仙臺藩守國後。會津藩守唐太。松前傳十郎間宮林藏探唐太北陞。備嘗艱苦。窮滿州而還。尋命南部津輕。戍東西蝦夷。八年南部戍兵在國後者。虜俄人八名。其長曰兀羅印。詰寇掠狀。曰。東薩加貪暴無賴者所爲。非政府所與知。十年俄人來國後。返所捕賈人高田嘉平。嘉平虜東薩加七年。學彼言語。始得俄情。乃照會西伯里守官。還兀羅印以

此舊幕俗吏論

下八人。諭曰。互市。國家大禁。自今外艦近海岸者。不論何國。砲火擊碎。又曰。我國限擇捉。俄國限下尻。中間得撫一嶋爲閑地。兩國不得占居。兀羅印臨發呈西伯里守官書。請正國界。及擇北陞一地。爲兩國人民交見之地。却之。旣而以蝦夷開拓。徒糜國用。茫無功驗。復蝦夷全地。蠣崎氏。蠣崎氏。以論者。輒說邊事。恐其生事端。嚴拒國人入蝦夷專事。掩蔽我忽邊事如此。此亦慢藏誨盜者。噫。

約米國開下田函館二港。給缺乏物貨。彼理已發浦賀。遣一艦上海。調糧食。一艦報狀本國。

小野曰當時教旨
如斯假令林井戶
有出人之累亦不
可為

率二艦抵琉球。琉球小嶋供億維度。至翌春。幫艦來會。以為琉球控日本東南諸嶋。此行不得遲。則可先取琉球為根據之地。留十餘人而發。途會幫艦二隻。相率指浦賀。直入內海。鎮臺遣吏上艦。艦兵擬砲麾避。至本牧岬下錨。是為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幕府命儒員林大學市尹井戶對州往接。請辭曰不許。彼請又不絕。彼望託言左右遷延。時月使彼辭歸。以俟。決答乃擬鎌倉浦賀二所為延見之地。急築亭館。遣人告曰重官在浦賀以待。副將亞旦出接。曰浦賀距此十里。盍於此地。曰政府築館浦賀為延大使之地。亞旦正色曰強要我浦賀。則直入江戶。見大官。取決。

河野通之曰浦賀
猶不可更舉鎌倉
何故接見地所非
大體所閱而使者
十反此所以愈速
彼侮也

答翌日遣一吏曰政府敬大國特命重官延見亞旦。曰於何地。曰鎌倉。曰昨言浦賀。今言鎌倉。何爾相反。曰浦賀鎌倉唯大使所擇。亞旦傳彼理命曰嚮幫艦過鎌倉膠沙泥。此地難繫泊。且遠都城。別擇一好處。吏固請不已。亞旦怫然曰不敢退此一步。汝猶固請。恐非汝國利。吏無言而退。更遣一吏曰前呈國書九里濱。今難浦賀者何。亞旦曰當時固言明春詣江戶。見大官。議定使事。吏曰大使欲面重官。宜來近海。曰重官欲見大使。宜來艦上。曰重官不可輕進退。曰吾無用重官。將赴江戶。取決。吏默然而退。彼理遣亞旦乘一艦至浦賀。書告曰浦賀風浪無時。非泊大艦。

之地。歐米各國遇使臣。必於國都。江戸距此咫尺。蓋延見於此。吏導亞旦入新館。禮待極殷。林氏出見曰。政府為大使築亭館。供張以待。亞旦變色曰。此地風浪猛惡。諸君強要。豈欲我覆船艦乎。重官若欲有言。從我來本艦。且我來此幾日。論一會見之地。遷延不決。我將告本國。益發兵艦。拂袂而起。眾皆失色。會風浪暴起。泊舟兩夜。彼理切齒曰。豎子破大事。令各艦進。江戸海直逼品川砲臺。連發大砲。響達府下。百萬負擔而立。林氏大驚。米艦初航。香山榮左專任應接。為彼所悅。及是林氏授旨。榮左追見亞旦。告橫濱為延見之地。林氏累日論會見之地。皆為彼所恐。喝遂

安達曰。余是時受藩命。成本牧張幕。沙場為陳營。兵皆刀槍大小砲無一不用。林氏目為兒戲。亦不誣也。

改為橫濱。彼理欣然。書告眾曰。凡與外人論事。一言出我口。不問事理。不要應。確然固執。不少屈撓。以達本旨。余數與各國人論事。常以之取勝。若拘泥瑣末。往復論難。遂為其所論破。狂本旨。此輩不足與謀也。是時烏取藩。成本牧。熊本藩。成羽根。田松山藩。成神奈川。沿岸一帶。列大小砲。兵營相望。彼理不以為意。繫九隻軍艦。日放大砲。下哨船。測量港灣。邏卒呵止。不可遣吏。告測量為國禁。艦將曰。我未與貴國講隣交。兩軍對持。豈可少懈。測量乎。香山導亞旦弗加南。二將一見橫濱地勢。以其地距本艦一里。彈丸所及。可之。乃夷田里起館舍。林井戶以下移館。神奈川遣

香山托事探彼意所在。輒曰：開海港通貿易。香山難此二事。輒曰：子等卑賤。何與兩國大議。二氏狀聞。擬答問各款。請旨水戶中納言與閣老論。且數日。乃令曰：通商決不可許。彼以是啓。覺亦不得已者。意無暴戾至此之理。乃期二月十日會見。彼理在琉球。以為賑漂民給糧食二事。可以口舌得。唯開港通商。非用兵則不可得。顧此三者。成其一。可以籍辭復命也。及是觀諸官一意恐怖。事無大小。順適我意。以為此可以恐喝成也。本日松代小倉二藩出兵警備。彼理揭國旗裝飾軍艦。駕哨船十七隻上岸。校將揮劍麾眾。全隊分為方陣。彼理從書記舌人上陸。方陣分為鶴

水原曰當時幕府無戰心故如兒戲耳若有一周瑜所案決策則百萬勝兵可立具噫

翼捧銃敬禮。本艦放祝砲十七發。整隊就館。哨船放祝砲二十一發。曰：壽日本國王。放十七發。曰：祝林氏。林氏從井戶伊澤鷄殿松崎五官出接。既而請別室饗茶菓。乃書示曰：將軍新喪。百事倥傯。所請各款。不遑熟議。唯貴國船艦投海港加修繕。調薪炭食料。皆情誼不得已者。宜開兩三港當之。隣交通商。國法所禁。與列藩反覆討論。待議定之日。而後決答。彼理一見曰：此大事。敢煩高官手書。出示漢土。條約曰：兩國條約。宜一効之。若貴國不肯。則本國多發軍艦。有所再請。唯虐不辜。我所不欲。高官思之。林氏默然。彼理出書一通。曰：貴國百方拒和親。托事故延替決答。真

此玩弄股掌。上徒為彼所童兒視者。

屬無謂。僕所率軍艦，僅僅數隻。若貴國延誓決答，則本國直發軍艦，貴國不幸無大焉。僕嚮呈國書，直去浦賀，將使貴國，熟圖此事也。而曰將軍新喪，百事倥惚。此僕所不解。大統領為貴國也，至矣。獻武器機器，摸形數十品，而貴國以讎敵待我。僕恐大釁一開，百萬糜爛，追悔無及也。我國為貴國謀，非歐土諸國比。日本海我邦船艦之所必由，獵鯨船營業海上者，千百數。彼此人民，賑乏繼絕，互篤懇親，隣國通義，宇內各國皆無不然。貴國獨有拒之之理乎？諸官傳觀，默然。會見儀畢，陳設饗饌，不復論使事。彼理庭陳望遠鏡、時錶、表大小砲、電線、氣車、摸形數十種，皆邦人所

河野曰：見機器類，慕出天然良心者，當時稱為奇技，活巧固陋甚著。

未曰：曰大統領獻日本國王林井戶以下爭傳觀，先是衆競論拒絕。至是觀彼戎器精鍊，機工巧妙，衆心稍傾，乃遣吏請再見。且書告曰：貴國欲我仿漢土訂通商條約，我邦未達貿易方法。荷蘭通商三百年于今，未見其益。金銀貨幣，彼是不均。語言文字，互異其音。故祖宗設法禁歐人通商，唯貴國厚意，不可不答。請為貴國開長崎港，給薪炭食料，漸熟貿易方法。至四五年之後，更開他港。彼理曰：可說翌日減儀衛上陸來見。曰：貴國遇漢土荷蘭，猶遇囚人然。彼此人民，皆天帝之所寵，宜許其自便。長崎我所不欲，宜開浦賀、麿嶋、函館、琉球等五六港，唯今日之事，三港而足。

宏達曰殆是商於三百里之故宿

森曰圖伎已見優劣此文開不之

林井戶答以國法難俄變彼理反覆論難聲色愈勵二氏乃許下田函館二港彼理色降曰請先檢地勢乃發校將駛艦往觀蓋彼理意以為已開海港勢不得不通貿易故專逼以開港而我不知通商與開港異其名而同其實也林氏以彼贈遺隆渥不可不報盛陳刀劍甲冑陶漆器具延見彼理曰敢贈大統領又贈彼理黃金若干彼理拜賜林氏曰猶未更堆積米數百苞沙上使力人搬運艦上彼理恠其肥大多力裸體執役搬運已了就場角觶其狀類野獸交噬不覺失笑乃曰羈人無歡諸君請使艦卒飾隊以供覽將校率各隊上岸挺刃指揮奇正變化如臂使指

所關

此邦人心醉洋味之始

又試所贈大小砲電線氣車機關巧妙不知所以然眾皆憮然彼理以兩國歸好設盛饌饗林井戶及屬員優及僕從邦人始嘗外味皆窮醉飽一官大醉就彼理坐撫其頭曰兩域一致眾自旁扶出既而校將歸自下田知其為良港乃議定下田函館二港給薪炭食糧黑川森山與亞旦商議條約起草阿部勢州見草案怒其所許太濫水戶中納言尤不懌林井戶曰彼所要不止此臣等百方抗辯僅得如此若拒之則有戰焉耳沿海兵備殆如兒戲戰敗而後和其所許豈止此乎中納言默然竟可之三月三日延見彼理假訂條約曰開下田函館二港給薪炭食料曰米

小野曰勢州不足言前中納言亦默然何也

人漂至者護送二港曰待米人不得如漢土荷蘭人
曰二港得遊步七里曰賣買物品一仰官吏之許曰
今後所許他國必許米國曰若有事難處者置領事
官理之是類十二條曰自今閱十八月施行彼理贈
林氏米國旗章曰為兩國忠謀設盛宴饗彼理以下
宴半林氏曰卿謂條約議定則赴江戶謁國君卿入
江戶府民騷擾願止是事彼理作色曰此非是席所
宜言翌日使人告曰吾將進艦江戶灣林氏大驚遣
吏諭止不可進二艦至大森岬眺望萬瓦鱗次樓櫓
接天謂左右曰火百萬人家於一發彈之下兩三艦
而足於是思林氏言及艦十三日發神奈川赴下田

為米國謀真忠

大言雖可惡亦非無理

借一寺為游息所測量港灣深淺海岬廣狹議定游
步路程留二旬餘去航函館見守官示條約本書曰
徘徊市街販賣貨物一如所約松前藩未知幕府開
函館遣重官接見乃館三寺院測量海陸地勢購求
凡百貨物唯意所欲為轉入室蘭港港有米人墓典
祭而去閱二旬歸下田見都築駿州議二港條規十
二章六月發下田留書反覆論鎖國舊法不可不除
及是水戶中納言以議不合稱病辭參大議林氏亦
自知不滿輿論引過曰臣以短才當大任不能副台
旨罪當萬死唯爭瑣事啓大釁非官任臣大事之本
旨故寧犯罪謹以完和好會筒井川路二氏歸自長

安達曰此亦一理
唯性受米旗不知
類有德色者

崎曰臣等反覆宣國禁拒彼請而官遽許米國二港俄人聞之必謂臣等居間矯旨此使俄人有辭也且彼所要何限而我一一許之則各藩憤恚遂釀喪亂十二月亞旦來下田呈大統領親署條約書請換將軍親署書林井戶力辨將軍無親署之理乃使閣老代署旁書代將軍三字翌年三月米艦二隻入下田請測量沿海列藩發論爭拒曰四方環海我之所以據爲金湯一許彼測量何以立國我邦立極以來未曾有受辱外國如橫濱此事者彼勢州以閣老統機務事無大小無不出其議而猶不滿其意況於閣老以外不參其議者乎況於

自擊彼侮蔑人國蹂躪內海籍口用兵啗喝要求之狀乎且當時水戶氏受故將軍之命參大議天下名望之所歸不在將軍與勢州而在水戶氏而水戶氏以議不合辭參大議此天下無所繫望也皇上負祖宗付托之事任神人之享不國體之伸縮而一朝會此變此皇上之所以誓天地神祇以雪此辱屢勅幕府以攘夷之大義也然而此自國內而論者若自域外而視之公論之所與不在此而在彼也彼理日紀論此事曰米國發使艦論者或爲失計曰日本土地狹少人心偏固確守鎖港舊法一旦要求通信交商極爲難事吾以爲宇內

森白進一層論極公平

河野曰此天地公道待聖人而不疑者

萬國誰不欲通信誰不望交商交商通信本出於天地之自然苟以此理開導之彼豈有不悟鎖港之非乎日本拒絕外交二百年其遇荷蘭人館孤鳴禁國人交際猶待囚虜然其為固陋如斯若逼之不以漸則必破大事故余說日本先就被易入者而開之端曰優待米國不得如荷蘭漢土人曰除虐漂民之法給薪水食料專加仁卹曰若有事難處者置領事理之其所訂約雖未完全端緒略開彼後來通域外事情與歐米各國通信交商實此約啓之也余又料知英法各國接踵東海使日本一掃固陋舊習漸向歐米風化加一條曰後來

遠謀長慮縱存餘地彼理胸中可想也

所許各國必先許之米國可謂英雄圖事也遠矣論者或曰萬里奉使不能使彼悉許我所請僅了數條規約而還嗟呼此何言日本懲羅馬人開教法亂入國設國憲不許歐人近海岸而此行不用寸兵尺鐵緩頰進說使彼悟鎖港之非除祖宗之舊法折衝於樽俎之間不戰而勝善又善者矣歐米知老術長日本知淺術短譬猶兄於弟姊於妹兄也姊也觀弟也妹也未能步步則倒求與之齊肩並步而可乎宜提挈之哺乳之規導之訓誨之以待其日成月長能自周旋於兄也姊也之間也嗚呼此事距今幾時聖朝赫怒戡定內亂首發大

喻得親切讀者豈此誰不為小坐望天坐而却走者

使與歐米各國修交際。其立制度開技術。修海陸軍政。一取法于歐米。觀彼理此言。安得不爽然自失乎。

正訂 尊攘紀事補遺卷一終

正訂 尊攘紀事補遺卷二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吉田佐久間二氏下獄

長州藩士吉田寅次英邁不群。少講韜略。藩主聽其講。孫吳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游學江戶。用心時事。米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間修理修洋學。講炮術。以慷慨論時事。為一時所宗。上書阿部勢州。論開航海學為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下之盟。寅次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己。兵家第一義。我邦

安達曰。此一語當時輿論。

河野曰。此全得于象山者。

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西。幾何不長。彼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外各國。修理亦深。以用間爲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橫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刺乎。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意以爲私見米人。懇請附乘。可以達素志。夜會同友語志。衆拊髀贊之。鼎藏沈吟久之曰。徒危身耳。寅次奮曰。成否天也。豈可坐失機會乎。揮袂而起。金子貞吉微者也。從寅次受學。慷慨請從。乃赴下田。夜棹小舟。近米艦。艦卒堅拒。不得乘艦。翌日途見米人。投書陳

喻得切實全國無一非跛者揆陰其如之何

情曰。僕輩不幸生東洋一小嶋。周游國內。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周游五洲。何啻甕鷄於鵬鯤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僕輩局束一隅。自諸君大艦大砲。豪游五洲者。而觀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果爲何如。願諸君收僕等二人爲役卒。令得一游海外。是夜駕漁船近艦。艦無梯索。解帶縛棹竿。攀艦。米人知其有所請。指示本艦。乃棹達本艦。攀梯索。艦人恠訝。手執棍揮擢。一人執手板上。示畫間所投書。曰。督將嘉二君志。唯兩國禁私交。君等盍請官游海外。貞吉加手其頸曰。僕等已犯國法。還則斬戮。米人曰。暮夜無知者。寅次請見解漢文者。

命窮之語讀之猶有餘痛

安達曰放口則快絕自非松陰則不能如此

筆陳情事不許驅迫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為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寅次仰天大息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貞吉曰盍首實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米人報狀官吏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刀行李發卒索捕二人囚一村家有三米人過其前愍然近視寅次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宛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卯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果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卧樊籠之中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嗟乎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發使告官吏曰此人容貌魁梧

志氣不凡余為貴國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得修理送別詩修理固以慷慨論事為俗吏所指目乃并逮修理下獄詰狀寅次勵聲曰吾豈受人旨而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延首伏戮貫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受人指導也吏為之改容九月檻致二人其藩輿僅半間交膝起卧貞吉不勝靳辱憤恚罵詈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鱈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間寅次正色曰不知命則無以為君子貞吉謝曰吾病熱喪心乃爾二人坐獄踰歲貞吉瘦死藩主固奇寅次錮諸

何似東林講學者

其家許集弟徒講書。修理亦錮本藩。志士下獄。始于此。

余曾草吉田佐久間二子合傳。黃公度病其太詳。曰。刪去過半。則爲佳文。顧二人慷慨論國事。四方志士爲其所風動。爭起論事。其益風教。裨家國。唯恐立傳不詳。今節錄片段于此。蓋吾邦鎖國爲法。二百年。水戶氏唱攘夷二字。萬口一辭。牢不可破。先是幕府懲蝦夷之亂。除外艦近海岸者。一切砲擊之令。後高野長英渡邊華山聞英國議發使日本。著論諷鎖港之爲陋法。松陰已以知彼知己爲第一義。象山贊其游海外。後毛利氏盛唱攘夷說。

若使當時幕吏有此等作用。則猶可救亡也。

象山作詩辭其聘。有王道無偏黨。願傳蕩蕩風句。蓋不與攘夷也。彼當舉世唱攘夷之時。能見及之。可不謂俊傑之士乎。抑橫濱之事。幕吏已許彼所請。此明知攘夷之不可爲也。而攘夷之不可爲。不可戶諭而家說。而象山松陰二氏。幸着眼于此。此與當時吏曹所見。合符節者。若使當時拔擢二氏。縲紲之餘。稠衆之中。命之遣外國。使天下洞知幕旨之所向。時勢之所急。不在此而在彼。庶幾可以一變舉世物論之所歸也。且松陰之爲偉器。彼以異域人。猶能知之一見之下。而幕府不知爲天下惜人才。拘執之。靳辱之。使松陰尋常庸人。則已苟

如此論去始悉松陰之本領余為松陰賀得身後之知已

彼熟圖年月而後發與我倉卒遣吏覈別

少有節慨則固將奮起謀所以雪斯辱漏斯憤彼在罪籍之中鼓舞尊攘二字使一藩子弟歛然致死于此抑亦幕府自取也嗚呼此事何唯松陰為然

約俄國唐太悉仍舊貫

筒井川路二氏之在長崎見俄國意在蠶食唐太狀陳曰彼既據要地若不遣吏區畫則唐太非吾有安政元年命堀利熙村垣範正往檢至則俄人已徹去布氏留一書曰貴國已許米國所請豈可獨拒我乎蓋布氏發長崎至東薩加歷探唐太東西海憎其迹

類侵畧徹久春古丹兵也二人四發屬吏搜索地理狀所見曰唐太南半嶋松前氏政令所及自幌古丹以北與滿人往來人種風俗自異其地沍寒窮陰五穀不生宜割為俄屬此際峻嶺絕險驗之天度為五十度之地以是為兩國疆界置官吏開漁場移旁近土人盡力綏撫夏秋間置番兵以備彼侵略可以少保無事然此非策之上者東薩加雖屬俄唐太全嶋未曾受彼羈絆唯落石距幌古丹二十里俄人開炭礦其人僅僅不過廿人土人亦不服聞滿人與俄人戰黑龍江壞俄艦二隻彼畧有西伯里而不能服一滿人安能越海畧我唐太乎若落膽于一使艦之呵

淺乎其視俄人

河野曰以此爲上
策全在五里霧中
而不自知者

喝勿卒劃國疆。此在彼術中。而不自知者。臣私以爲
俄使再度許之。入下田函館。需薪水食料。一準米國。
可以少饜彼望。國疆一事。托言遷延。以其間布恩德。
收攬土人之心。命奧羽諸藩發戍兵。修海備。唐太全
鳴可有也。七月令蠣崎氏納蝦夷全地。任堀竹內二
人函館奉行。利熙巡視蝦夷全島。陳所見曰。命仙臺
秋田盛岡弘前四藩。戍要衝各地。北地沍寒。不可劇
開拓。請募移民。墾箱館旁近。待其稍諳風土熟氣候。
移之北地。一切漁獲租稅。悉充開拓用度。水戶中納
言曾慨俄窺北地。發家臣探其地。及此駁利熙議曰。
北陲與強俄接疆界。唐太擇捉國後三嶋。凜乎其危。

先下手於此條理
秩然英雄着眼

安達曰當時烈公
既有是請是烈公
之所以爲聞世豪
傑也

宜急移身材勇壯。沈毅有大略者。爲北門鎖鑰。蝦夷
全島。亘七八百里。宜請朝廷別置北海一道。分爲七
八國。與西海南海二道。首尾相接。如常山蛇勢。開拓
之要在造船艦。輸糧。伏遷人民。北地曠漠。鱗介羽毛。
海草木材。足以饒國產。巨艦搭載。販之四方。所獲巨
萬。足以資開拓。松前城爲北陲巨鎮。宜準大坂置城。
代如唐太擇捉國後厚岸宗谷。置奉行。聚落滿百戶。
置代官。一切開拓事務。城代總奉行。奉行總代官。庶
幾政令統一。人人盡力其業。臣廿年前。請移封蝦夷。
盡一藩死力。以備外患。籌此事頗熟。請下諸司熟議。
堀竹內駁其廣張大過。議格不行。是歲六月。布氏以

此全是偽詐。彼豈
陷詐術者乎。

軍艦入大坂。城代土屋氏飛檄戒各藩出兵。梅田源次謀率十津川鄉民往討。大原三位固慨外事。微行至大坂。曰：東下見德川慶昭謀國事。畿甸騷擾。布氏亦察其異。回艦入下田。筒井川路二氏往接。布氏歷陳其所見。逼請劃疆界。聖謨曰：唐太至黑龍江對岸。我邦政教之所及。松本村垣二姓。世管是地。宜就而質。布氏愕然。村垣進曰：余世受官命。管唐太。實在蠣崎氏之前。今春受命往檢。土人納貢賦。營生業。不異舊時。自主以北百三十里。皆愛儂人種。所往愛儂人種之所往。皆我邦政教之所及。愛儂不知何謂。此間土人自呼曰愛儂。故舉為人種之稱。布氏訝難。曰：唐

彼曾裏有一定成
莫徐々着手。以全
功於年月之後。不
似我東塗而抹。唯
目前之事。

太全嶋不滿百二三十里。豈有距自主以北百三十里之理乎。村垣曰：就循海里程而言爾。布氏以諸人固執。非口舌所能爭。意以爲俄已開炭壙。若約事仍舊貫。盛移人民。綏撫土人。凌轢官吏。則日本固無抗俄之力。不必劃國界也。乃訂條約曰：捉擇得撫二嶋海峽。爲日俄疆界。唐太不劃疆界。事涉兩國者。悉仍舊貫。會下田海溢。俄艦損毀。將加修理。至戶田。途觸暗礁。全艦覆沒。是時江川英龍爲導。衝風波。感寒疾卒。英龍有武幹。涉外事。修砲術。爲天下所信。不幸病卒。衆皆惜之。布氏已毀船艦。乃會工匠。造船艦。幕府賑恤。懇至。布氏謝曰：貴國無復憂。唐太。余歸見俄帝。

言

卷之二

彼虎狼強國未免為狐媚之態

為貴國好圖。是時俄與土兒古構難。英法發軍艦。搜索俄艦在東洋者。而布氏處危難。無少憂色。日督眾修戎備。曰。英法軍艦入下田港。襲擊其艦。乘而歸。翌年艦成。辭發。俄宰臣書謝我優遇。布氏贈軍艦所遺大砲五十二門。安政三年。利熙遣人偵唐太北陞。歸言。俄人盛開落石炭壙。移住者八九十名。構砲臺。繫船艦。勢漸駸駸。乃具狀。且曰。英法亂平。俄專事東略。若肆其所為。殆無國權也。請置戍兵。修海備。筒井川路二人知為彼所謀。曰。此大事也。請使諸司熟議。松平河州水野筑州曰。俄人占居。在五十度以外。非我力所攘。宜置兵幌古丹以南。惠懷土民。以絕彼之侵。

以愛儂人說此應聲與昔此聞古來豈有愛儂人種乎

蝕大小監察曰。土人在五十度以北者。骨相面色。與愛儂別種。自是化外之民。歲時賜物。嫌侵人地。宜專撫愛儂人種。堅守要地。若彼南侵。及五十度以南。此犯我疆者。宜告彼移轉。莫令蔓延。乃令曰。五十度以南。為我屬地。宜賜衣服刀劍。使土人明知為我民。戍兵一事。宜待今夏巡視。而後審議。

寬政年間。林子平病。俄人朶頤北疆。著三國通覽。其圖唐太。陸接西伯里地方。而黑龍江西注。為薩哈連海峽。謬妄如此。無敢駁其非者。蓋古來無復一人窮唐太北陞者也。其忽自治如此。而一旦俄使來請定疆界。發一二俗吏。見土人自呼愛儂。曰。

專讓記

卷之二

八

愛儂人種之所往。我邦政教之所及。直指黑龍江對岸為疆界。安能服彼心乎。按唐太古書無所考。余友鈴木大亮官於開拓使。曾著唐太沿革考。曰唐太起四十六度。至五十五度。南北二百餘里。東西十五六里。周迴五百餘里。南岸波浪穩安。宜繫泊。西岸隔海對滿洲。其最近者二三里。言語風俗。飲食屋宅。概同我北海道。往昔山丹人歲齎木綿。繻子。錦段。烟管。來易獺狐。黏水。豹皮。幸其痴騃。無書札。歲加負債。牟利無飽。忿爭不絕。或至質子女為奴婢。西部沿海。年減人口。土人不平。寬政元年。土酋五人來宗谷。請屬松前氏。獻寶物表無他。松

小野曰全編紀事以簡明為得其體持於唐太獲述如此何也
安達曰那人爭說失唐太為失體而不知唐太為何等此地此編者之所以不顧冗複也

姚曰山丹恐三姓之訛

前氏言狀幕府遣其臣高橋寬光置廠舍白主久春古丹。綏撫土人。文化四年幕府交黏皮二千六百四十張。償山丹負債。自是山丹交易全絕。明清地誌無山丹。近藤守重曰。土人皆云。溯黑龍江數里。南岸有一部落。曰山丹。屬滿洲。與唐太西岸隔海相對。滿洲古肅慎之地。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強盛號渤海。日本史渤海來貢。是也。渤海為契丹所併。蒙古以其地曠濶。置五府。分領黑龍江南北。明因部族所居。置都司官。拜酋長為都督。給印信。各統其屬。清祖平三姓之亂。居寧古塔。建國號曰滿洲。及都于燕京。以東北諸

部屬寧古塔移鎮吉林烏刺城留副都統鎮寧古塔清一統誌曰烏刺城東北三十餘里混同江海口有大洲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所僅百里許有山曰圖可蘇庫其長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數十東西分入海按黑龍江合嫩江松花江曰混同江入海所謂太洲謂唐太也安永年間唐太土酋長至山丹見滿州官人官人命名曰楊忠貞授印信令管理部屬印方二寸刻篆字滿字文曰管理三姓地方兵千副都統印最上德內巡視唐太親見印信云寬政元年俄人至唐太西岸彰爾見土人度身材截頭髮與燧石而去三年

河野曰按日本史列蝦夷外國傳義公於是書義例嚴重而傳蝦夷與勃海朝鮮同視蝦夷猶然况唐太邦人徼外視是地也久矣一朝有事爭之抑亦不及

至頓內五年來根室送漂民請貿易寬保三年荷蘭人所刊地圖有薩哈連河河口一嶋曰薩哈連嶋唐太是也盛京通志曰黑龍江即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其呼太洲呼薩哈連皆外人所命而我呼唐太亦唐人之義蓋異域視之也唯風俗言語同我北海道土人足徵其為同一人種也

俄人蠶食唐太

安政四年六月俄人三十八名來那與盧伐木材構屋宇官吏誰何其人曰嚮僕輩移住久春古丹有故撤歸更奉國命移住官吏曰此地屬日本不許外人

鈴木大亮曰出沒變化使人不可捉捉是彼之手段

居住其人傲然曰本國已發瀛船告狀長崎鎮臺七月移久春占丹結巨屋四五宇門標俄國旗章無幾空屋宇而去五年六月二十二名載糧食雞豚來住增築屋舍為永住之計官吏難之輒曰奉尼加拉斯府命移住曰此地屬日本何為肆移住曰全嶋不劃疆界何屬日本之有村垣氏具狀且曰肆彼所為則國權不立唯條約不定國疆無可以為辭眾始知為布氏所謀七月布恬廷來江戶見將軍交換條約堀利熙出接曰幌古丹以南愛儂人種所住我政教之所及而貴國擅移人民此不仍舊貫者布氏曰僕此役不關唐太疆界事今也兩國訂隣交爭此等瑣事

大為不可既而俄領事來官函館津田村垣二氏建白曰俄人陸續來住苟肆彼所為則唐太非我有宜見領事論詰此事彼若以非所職辭之則因領事贈書政府改訂條約曰俄不過幌古丹而南邦人不過幌古丹而北庶幾可以保無事眾議紛然不敢決六年七月俄軍艦七隻入品川海曰兩國訂約通交實俄帝所嘉唯重大一事未決外臣牟朗比雍奉國命將見貴官面決此事乃遣外國奉行不肯見曰牟朗氏俄國貴族請見貴官達國命參政遠藤胤統酒井忠毗往見牟朗氏曰弊國新與漢土訂隣交與之約曰黑龍江一帶永屬俄黑龍江薩哈連同一地而貴

姚曰黑龍江近傍之地國初謂之羅刹本俄邊地時時擾我民故康熙中逐其人毀二城并為我版圖後俄興

我論疆界屢言為言因復還之非有所失也

國人占居南岸業漁獵弊國固不欲擾此輩生業唯土地不可無所屬請以唐太宗谷中間海峽為疆界歐人呼唐太滿州中間海灣曰薩哈連峽稱唐太曰薩哈連二人愕然曰今日來見勞大使遠來請期他日議是事乃館天德寺從堀村垣二氏往見牟朗氏曰薩哈連往古屬俄百十七年前屬漢土今也漢土與我約曰薩哈連以北永屬俄此地曠漠前年置戍久春古丹以寡兵且惡疫徹去今也將置大兵以備外寇請速定疆界二人舉條約答之牟朗氏曰俄帝不敢委布氏定疆土之權故布氏不敢決此事二氏曰布氏奉國書請止疆界何謂無權牟朗氏曰使俄

河野曰萬國公法列國使者必帶君

主委權狀布氏之來不示委權狀故牟羅氏有此言歟

帝委布氏定唐太疆界之權則布氏不敢徒還也乃出示俄帝委牟朗氏定唐太疆界之權證狀曰薩哈連東陞衝要之地而不置戍兵若為外寇所乘不特害俄國亦不利貴國也貴國雖宗谷以內不置一兵至唐太土人而已漁民而已一旦有外寇何以防禦若箱館若長崎外國來攻非俄國之憂唯唐太彼此無所屬一旦為外國之所略有則俄國之憂也故俄帝切欲速定疆界置戍兵西伯里薩哈連屬僕所管貴國人民業漁獵者不論久春古丹踰黑龍江入滿洲亦不敢拒之貴國曰愛儂人種之所住日本政令之所及既曰愛儂人種非日本人種也審矣愛儂已

為同一人種。若以半嶋分疆界。則南隅屬貴國。日罹困苦。北隅屬俄國。日享逸樂。他日以是懷向背。互開爭端。非兩國之利也。况漢土條約有明文。曰黑龍江一帶。自今屬俄。請以唐太宗谷海峽劃疆界。二人茫然不知所答。曰劃疆域。國家大事。請思其次。曰薩哈連全嶋。遺寸土。必為外國所乘。此地曠漠。豈箱館奉行所能守乎。利熙變色。曰僕雖驚為箱館奉行。卿何以知其不能守。薩哈連全嶋曰。若使足下不能守。為貴國大耻。故言爾。二人曰。日已晚。請期他日。唯海峽為疆界。國論之所不與。請思其次。牟朗氏曰。外臣奉使命。不可移易一辭。貴國不允。無復可為。請拔錨而

安達曰。凌侮至此。豈有敵國之恥乎。使讀者氣揚如山。

言々出於直情。利熙始言唐太金島可有至此不勝悔。

去。諸老驚愕。村垣堀二氏進言曰。唐太窮陰沍寒。至冬海水皆凍。故邦人往漁其地者。皆春往秋歸。疆界事起以來。勤番諸人深體盛旨。奮發勇往。忍凍沍踰年歲。其志可嘉。而徒糜廩米。無補實備。近散萬金開漁場。連年不漁。得不償失。大野藩士萬里移住。亦不過仰官助開漁場。秋田藩戍久春古丹富内二所。深難海嶋遼遠。屢請徹歸。外人來寇。不能保一朝。實如彼所論。唯彼劫我。無兵備。攫取唐太。則英佛諸國亦將劫我。無兵備。瓜分我地。雖蝦夷內部。亦不能保。且論無兵備。則佐渡對馬伊豆七嶋。無一戍兵。危急如此。為可寒心。唯有內修兵備。外守信義。以待彼暴橫。

推論一層尤覺切實。

河野曰諸曹論無一所發明博諮何益

耳。臣始論割幌古丹以北。以五十度為國疆。而今不可得。若割自白渚至久春內以北。亦可以少贖。彼欲壑。請博諮列侯。英斷處分。莫遺悔。他日。乃下諸司議。外國奉行曰。幌古丹以南。俄人足迹所不及。布氏亦未曾斷言全嶋為俄屬。南半嶋屬我。萬國地圖。皆無不然。彼覬覦人國。貪婪無厭。若許彼請縮疆域。雖宗谷亦不可保。請斷然拒絕。專修兵備。守要害。使彼不得加暴橫。評定諸曹曰。聞宋人云。俄將據唐太奪滿洲。侵漢土而後及印度。英人悟其謀。將取唐太絕禍根。此言未知實否。唯唐太半嶋屬我。不特列國所明知。布氏亦明言就嶋內而劃境界。而今啗喝百方。至

言布氏無定疆之權。無謂之甚者。唯割久春內以北。避彼兇鋒。如堀村垣二人所策。亦可以保一時也。

柯太概覽載牟朗氏第一會問答。不載第二會問答。牟朗氏暴橫。殆所不勝。豈幕吏忌其貽詬辱。不存其籍歟。嗚呼。唐太疆界。使筒井川路二人。當布氏來請之初。以誠實款待之。與布氏按檢其地。因山河形勢。劃兩國所屬。與之申盟誓。則庶幾可以保面南一隅也。及牟朗氏再航。彼漸觀我俗。吏無能為。徒爭勝於口舌之末。以為此可以虛勢奄奪也。其暴橫固無足恠者矣。聞牟羅氏在愛渾城。視漢土東南各省。蒙兵亂。舉彼得帝以前舊證。逼覺

羅氏論疆界。遂并滿州沿海至朝鮮國疆數千里。地于一啗喝下。新訂條約。彼所謂西伯里薩哈連。僕所管轄。謂是事也。彼乘逼覺羅氏之勢。鼓餘勇。加我氣。已吞東洋各國。唐太之事。不可復為也。俄已得此地。移尼加羅伊斯居民。開烏拉惹斯德克港。賣屬地在米者。移其民。唐太其勢駸駸乎。如將轉其鋒。東洋各國者。此亦殆。宇內大勢之一變者矣。聞勝房州見布氏于長崎。布氏示輿地圖曰。俄僻在歐北。距西伯里三千餘里。其地概不毛。而略滿州沿海。開一港於黑龍江口。交通漢土。則鐵道可興。海軍可置。不出數十年。俄國軍艦輻輳于東。

洋諸港。是時俄方伐土兒。其與英法二國構兵。前後覆敗。國事方棘。而內講攻禦之策。外運遠大之畧。居之綽然無異。平日膽識之壯。規模之恢。其稱雄宇內。實有以也。

僧月照遁薩摩投海

彦根大老起水戶獄。先使間部總州林肥州西上。搜索輦下。逮布衣儒生及諸藩士。出入公卿者。是時清水寺僧月照。與小林民部賴三。樹梅田源二等往來。屢謁尊融親王。近衛關白。有所經畫。及獄起。近衛公以月照與機密尤多。囑西鄉隆盛。潛匿南都。隆盛與

河野曰。畏外人如虎。驅國人如虎。如之何不速亡。

載月照與海江田信義及筑人北條右門擁衛前後。偵卒尾至。見三人面貌凜然。不敢逼。已至大坂。曰偵卒耳目極密。唯薩摩西僻。可以潛匿也。乃乘舟潛發。至下關。投白石氏。會薩老疾。請暇就國。隆盛將追躡。小倉達關白命。先發。月照待報不至。乃航博多。信義亦曰。見隆盛謀事。先發。會白石氏告偵卒搜索甚急。北條竹内二氏為月照謀曰。平野國臣志切勤王。可以囑大事。國臣福岡藩士慷慨國事。不得志其藩。曾游京師。交賴梅田諸人。干一二公卿。迎國臣告實。國臣慨然曰。吾能護師達慶嶋。於是月照佯稱南都一乘院使僧鑊水。至市來關吏誰何。轉至黑濱。贗造路

安達曰。當時企是事者誰免是窮。如水戶藩士其最者。

引以示關吏不恠。乃至慶嶋。是時舊君新薨。藩論一變。諸臣怕幕威。爭排隆盛。曰月照有罪逃亡。藩府安得私匿罪人。唯縱偵卒捕逃人。大為失體。宜先乘舟避日向。徐為之謀。隆盛原受先君密旨。在京師謀事。諸有司不知是事。曰隆盛匿私交。非藩府所知。隆盛無如之何。乃往見月照。退左右告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旦就逮。下吏累及尊融親王。近衛關白。伸首逼隆盛。曰余寧死于同志之手。隆盛亦知命窮。乃走出命舟。曰月色如晝。今夜航日向。至船神岬。月照立船首。詠和歌諷誦。忽與隆盛相抱投海。舉船驚愕。舟人入海。救出不得。忽見兩尸浮波上。撈取上岸。救

治百方。隆盛蘓生。月照遂死。隆盛流大嶋。不問國臣。乃奇異其服。徘徊市街。大久保海江田諸子私通音書。遺旅費。國臣以事關朝廷。潛行上京。詣近衛氏。上月照所懷文書。

河野曰。振衣亦一投身逆境。心膽百鍊。操節一定。其立言皆足以期不

余驗古英雄成大事。創大業者。其未得志。必先罹困阨。觸危難。取靳辱。瀕死亡。百折千挫。不敢變其節。而後天鑒其精誠。漸通其命。達其業。其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今如出于一轍者。蓋英雄雖有出倫之畧。超世之才。必也一投其身。逆境。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而後心膽百鍊。操節一定。可以擔天下之大事。辨天下之大用也。顧隆

朽

設疑案而說出始覺不泛然

盛以薩藩。翼戴聖朝。開中興之大運。而其始謀大事。數窮命塞。遂至投身海中。死而復蘓。此殆子輿氏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者矣。抑世談隆盛烈者。皆好說此事。余特疑隆盛資位不太貴。而近衛氏以關白之尊。囑之潛匿亡人。而不自疑。不知隆盛何所挾。而得信于關白。如斯之殷也。吾聞薩舊君慨幕府政體日非。將有所大為。器隆盛擢群眾。授密旨。奔走東西。周旋於公卿及諸藩士之間。是時日下部勝野諸人上京。因三條氏有所謀。隆盛止之曰。待我藩奉勅東下。與天下諸藩議大政。此事未發。薩侯不幸在國薨。朝廷以無復大藩足依

賴者。於是賜勅水戶氏之議始興。唯此事無文書。可徵。暫記以質。及知當時者。

浮浪唱義

外國事興以來。書生劍客。慷慨國事。競為詭激。腰橫大刀。曰攘夷刀。脚穿濶袴。曰脫藩袴。論及尊攘。切齒扼腕。罵要路權貴為姦物。嘲老成宿儒為迂腐。悲歌劍舞。繼以泣涕。轉輾相倣。殆為一世風尚。清川八郎為庄內鄉士。以善劍遊四方。家固豪富。散千金結交四方。轟飲放歌。以豪傑自許。常曰。刃一醜虜。刺一官吏。丈夫之所不為。余將與有志義徒。唱大義。聞水戶

森曰。諸浪士勤王事蹟。待此篇不朽。于千歲。此為史筆。

安達曰。想是本葉天狗。

事者不成有死而已。浮浪之公案。

士人所在屯集。掠金穀為軍備。以為可與謀大事。去赴水戶。見其徒飲一酒店。通名姓。其人見八郎帶長劍。容貌魁梧。逡巡遁去。八郎大笑。觀者傳曰。八郎大喝。對天狗鼻。天狗水戶。正黨綽號。乃歸江戶。會同志四十餘名。謀曰。火橫濱。殲醜虜。奏狀闕下。則可以解宸憂。率天下舉膺懲之典也。事若不成。有死而已。期秋冬之交。轟飲而散。途斬行人。邏卒四索。八郎恐謀泄。與其徒安積武貞。遁跡出走。幕吏固目八郎舉動。及是恐其激大變。逮其友池田中村嵩諸人下獄。搜索極嚴。此為辛酉五月。八郎變姿入水戶。因薩人伊牟田尚平見黨士約義舉。潛匿奧羽待期。尚平踵至

曰水戶空論寡要無足與為乃經北越西上備嘗艱苦遂出京都因田中河州見中山忠愛忠愛大納言忠能長子幼侍上側有故屏居薩長諸藩游京師者竊因河州通聲息八郎為危言却忠愛曰如聞幕吏謀逼皇上讓位不及今決事則無復及也忠愛然之河州與八郎謀曰方今天下誰直幕府而不敢發事無所受命也今青蓮院宮負冤禁錮天下皆稱其賢明若稱受親王密旨募天下之義士以是動西南藩士其人入京則因河州見忠愛公為通親王者可以煽動四方舉大事也八郎踴躍稱善曰此行無所為則吾不復丈夫自居乃使忠愛作與薩藩某某以下

命國學者進廢帝故事亦恐淨浪之流言

論始有權柄

書河州亦作書數通村八郎乃與武貞尚平西航自稱受青蓮院宮密旨募義士肥後宮部鼎藏松村大成筑前平野國臣筑後真木保臣大鳥井敬太豐後小河一敏固慨幕府蔑朝威聞八郎是言謂千歲一時皆誓効力王事國臣曰吾曹空拳唱義不若因大藩之力也曩余護月照入薩後又為人僕入薩見大久保堀有馬諸氏談志此可以動也余屢與筑後真木保臣謀此事保臣世為水天宮祝人讀會澤氏新論歎曰真我師也游水戶周旋會澤藤田諸氏之間西歸以尊王大義鼓舞弟徒久留米高山仲繩自殺之地士人多慕仲繩遺風其說大行家固饒富傾產

義舉傳卷之二
下有生氣

結交談及國事。切齒扼腕曰：天下有事，我舉族殉王。事小，河一敏岡藩門族夙學國典，以報國自期。田中河州西游，一見許以腹心。於是諸人見八郎曰：幕吏大逆，至謀逼皇上讓大位，豈義士旁觀之時乎？國臣深憂輕舉誤事，曰：余見西鄉大久保諸人論國事，皆有為之士。齊彬公雖已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可與謀大事也。眾然之。乃期往復十日而發。八郎作與高橋樞、渡神田橋諸人書，付伊牟田氏遣之。國臣至覺嶋，說義舉以答天下望。呈所草管見錄，培覆論培覆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深嘉其志操，賜金遣歸。且告曰：孤將待來春東上舉事。諸君糾合同志會

八郎一西勤天下
亦大膽人

於大坂國臣入薩三回始得要領而出。伊牟田尚平見藩宰小松氏，曲陳與八郎間關四方盡力王事。小松氏慰勞同遣諸士踴躍爭募同志。八郎曰：事已成，吾且上京奉中山卿再下，乃留武貞東上報事。田中氏此為文久壬戌正月而同志諸人不知此事出于八郎偽託相傳為急。四方來集會，井伊氏奉使西上，恐謀漏泄，率同志匿大坂薩邸。邸吏拒不容，堀貞通至自江戶，乃空邸舍以待。真木小河諸士待八郎不至，泉州東發期逼，乃率同志入薩。保臣固為本藩所屬目，以事逼晝日挺刃發家。藩發卒追捕遁入薩。大鳥居氏鬪死約西鄉大久保諸人會於大坂國臣亦

至四方浮浪聞之來會大坂者百數。日夜繕武具修
 戎備。而眾皆烏合。雖同唱勤王。意見不一。八郎曰。先
 戮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藉。島。津。氏。之。兵。鳴。幕。府。之
 罪。國。臣。曰。奉。鳳。駕。大。坂。下。令。七。道。以。討。幕。府。之。罪。而
 貞。通。在。內。參。機。密。專。主。調。訂。國。臣。私。就。朝。貴。建。言。曰。
 方。今。黠。夷。逼。於。外。大。姦。驕。於。內。如。癰。疽。潰。發。天。下。安
 危。且。不。謀。夕。本。年。十。月。實。為。大。坂。兵。庫。開。港。之。期。期
 至。彼。必。借。名。起。商。館。築。壘。壁。繫。軍。艦。兵。庫。為。畿。甸。之
 咽喉。坐。為。彼。所。扼。何。異。借。寇。兵。齎。盜。糧。乎。四。方。志。士。
 切。齒。扼。腕。將。糾。合。同。志。舉。義。旗。四。方。響。應。已。至。數。百
 人。然。非。籍。大。藩。有。勢。力。者。不。可。以。成。大。事。今。也。鳴。津

孫曰癰疽潰發四字括盡幕府勢

氏從壯士上京。此誠千歲之一時。謹獻三策。曰。發勅
 使命。久光。分軍為三。一。拔浪華。一。火彥根。一。屠二條
 城。而後遷鳳駕大坂城。勅七道諸侯親統六師討幕
 府之罪。其次勅久光。黜幕府有司。奉青蓮院親王二
 條城。募四方義徒。鳳駕御大坂城。待大兵四集。勅親
 王統六師。問幕府之罪。其次從久光所言。黜幕吏張
 皇威。大坂城為行在。會諸藩。議尊攘之略。此三者一
 斷。聖衷莫失。千歲一時之機也。會黑田侯東觀。至播
 國。臣將往說。眾皆危之。國臣奮曰。侯為久光諸父。余
 世係藩籍。以至誠說之。或可動也。乃從伊牟田尚平
 往說。侯愕眙。遽移病西歸。縛國臣檻歸。付尚平薩邸。

安達曰是時國臣自大藏合書勸余奉藩主上京盡力王事余遣人往見國臣已幽

先是越人本間精一航南海說土佐藩抵長藩見久坂寺島諸人說以不可後薩人馳至大坂見八郎武貞相携舟游乘醉劫邏卒幕吏難薩邸監薩人固苦此輩粗暴辭八郎以下四月十三日泉州留浮浪其邸東發因近衛氏奏四方浮浪會京攝謀暴舉有勅留鎮關下。

余是時寓浪華熟聞浮浪諸士所區畫皆曰襲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第正其阿附幕府逼朝廷之罪顧彼以門族任世職其罪三公幽三藩皆出幕府之命者彦老以此死于浮浪之手亦可以已也若朝廷肆是輩所為使后族戚畹列族大官無擇

浮浪此誦不行實為當時之幸唯泉州以類浮浪為名入京不充此輩心亦宜也
數句狀盡浮浪

老幼男女蹂躪砲火宛轉鋒鏑惟屠殺之慘則不特乖聖上卹民之旨又將使幕府有所藉口天下公論亦將不與朝廷左暴徒肆濫殺也蓋當時浮浪概皆書生劍客激客氣逼義憤知勤王之為大名而不知時勢人情之為何物知攘夷之為大義而不知歐米各國交際之為何物問其言則赤心報國問其人則無賴無行其所謂奉獻旨問幕府之罪則似矣而與之論方略輒曰事成則山河事業不成則死而已此輩生死無所輕重於天下其視死如塵芥固其宜也皇上任神人之責公卿任宗祀之重列侯任家國之寄若使之輕生死如一

河野曰如此論去而後浮浪僵于非命者無所恨于京下振衣當時與此輩悲歌論心故言言次骨無一涉浮

浮浪然則神人無所屬統宗祀無所托重家國無所寄責干戈繁興叛亂交起不特襲元弘之覆轍為可畏歐米各國亦將觀其後逞其所欲為獨不可竦毛髮乎當時朝廷勅島津氏鎮其暴動實有故也抑當時浮浪蜂起幕府不知所為而朝廷推獎之水戶薩長諸藩甘為之淵叢助之聲勢猶恐不及者何也蓋天下不用兵三百年于此武門世族孱弱如婦女家國元氣奄奄不振猶衰老人在褥待斃者加之歐米各國以大艦大砲恐喝幕吏其勢凜然且不保夕當是時疾聲大呼一洗大平積弱之弊而復有為元氣將望于武門世族孱弱

奪者

森曰抑揚之妙使人拍案呼快

如婦人者也耶將又望于浮浪暴徒視死如塵芥者也耶余嘗論維新大業成於浮浪之手十居七八以是也

正訂 尊攘紀事補遺卷二終

